

白城

档案文物

辽代先民的「储钱罐」

带你穿越历史长河，
探寻白城文物背后的故事{八}

辽代圆球形扑满

我是辽代圆球形扑满，腹径17厘米、底径10厘米、投币口长2.8厘米、投币口宽0.4厘米，现存于白城市博物馆，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。

扑满是古人储钱的一种盛具，通常由陶土制成，类似于现代人使用的储钱罐。两千多年前西汉经学家刘歆所著的《西京杂记》说：“扑满者，以土为器，以蓄钱具，其有人窍而无出窍，满则扑之。”意思是扑满是用陶土制成的容器，用来存钱，它只有投入钱币的入口，没有取出钱币的出口。当钱存满时，就要将其击碎才能取出钱，故而得名“扑满”。这是我最早的文字记载之一。

我别名众多，除了扑满，还有塤囊、闷葫芦等名字。我的头顶有一个能放进铜钱的狭口，腹部开有一小眼，供插系绳子用，可悬吊于梁上。我身上的纹饰种类丰富，有龙纹、凤纹、飞鹤纹和迦陵频伽纹等。

我是辽代先民们的日常生活用品，却

较少被用作随葬品，且因我“满则扑之”的特点，出土实物颇为罕见，因此珍贵程度不言而喻。

辽代的先民们用我来积攒钱财，也积攒着他们对未来生活的希望。

一千多年来，我在人们的手中不断流转，看過沧海桑田，世世变幻，见证了生命的繁衍与消逝，人们生活的富足与窘迫、社会的发展和变迁。如今，虽然现代储蓄方式已经多样化和便捷化。但在一些家庭中，父母仍然会给孩子一个储蓄罐，培养孩子的储蓄习惯和理财意识；在一些具有传统文化情怀的人群中，也会选择使用我来增添生活的趣味和文化氛围。

歇器以满覆，扑满以空全。故君子宁居无不居有，宁处缺不处完；钱财虽贵，但不可只聚不散、只进不出，否则必遭“扑满”之败；无论做什么事，都要日积月累，方可成大器，方能作大用……人们从我身上受到警示，领悟出许多人生哲理，并一代一代地传承着、践行着。

我的“鸡冠”有点俏

我叫辽代黄釉鸡冠壶，是白城市博物馆馆藏文物，高23.5厘米、口径3厘米、腹径12厘米、底径7.7厘米。

我是辽代瓷器中的典型器物，模仿契丹族皮囊容器的样式烧制而成，用于装水或盛酒。我身上的黄釉，温润而凝重，如同秋日的阳光，洒落在古老的草原上。

我的形状上扁下宽，鼓成皮囊状，下腹部肥大，上腹部一端有向上直立的短管，管口旁置孔鼻，状似鸡冠。我虽然有点“婴儿肥”，但也掩不住逼人的帅气。

我的同伴们还有扁身单孔式、扁身双孔式、扁身环梁式、圆身环梁式和矮身横梁式等样式，釉色有白釉、黄釉和绿釉，我们常被作为辽代墓葬断代的重要依据，是契丹族标志性器物。

我和伙伴们的纹饰也是丰富多样的，有位于腹中部、呈曲弧向上状的凸弦纹；有模仿缝制针脚起棱线、使鸡冠壶更具皮革质感的针脚纹；有人形图案、展现游牧生活场景的人物纹。纹饰上的差异，不仅增加了我们的艺术价值，也反映了辽代文化审美的鲜明特点。

契丹贵族会在日常生活、社交活动及重要场合使用我；契丹平民会在骑马或迁徙时携带我，用我盛水、盛酒；军队将士会在行军和作战过程中使用我，满足饮水需求，我还能存放小件物品，是契丹人居家和出行的必备工具。

我身上黄釉的运用、细腻的纹饰和独特的壶身设计，体现了辽代工匠的创造力和审美观，对研究辽代历史、文化、艺术和陶瓷工艺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。我也反映了契丹民族从游牧转向定居的历史演变，展现了与中原文化的交流融合。

千年已过，我见证了朝代的更迭，历经了战火与和平。我的身上，每一道痕迹都是历史的笔触，每一处斑驳都是时光的吻痕。我不仅是一件精美的瓷器，更是一部活着的史书，记录着辽代的辉煌与沧桑。

如今，当人们凝视我，仿佛能听到契丹民族的马蹄声在耳边回响，能看到草原上的篝火在眼前跳跃。



辽代黄釉鸡冠壶

稿件:本报记者 李政孚

美编:刘健雄 供图:白城市博物馆

十二时辰：

古人的时间之美

●邵凤丽



日晷

晨曦初露，太阳从东方缓缓升起，新的一天悄然开启。古人凭借卓越的才智，以一种近乎诗意的方

式，将一日的光阴精心雕琢成十二个各具风貌的章节——十二时辰。这一时间划分制度在汉代已经萌芽，当时人们开始采用“十二地支”的顺序来标识一天中的各个时段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一制度逐渐发展完善，并在唐宋时期广泛普及，最终成了中国人普遍使用的时间计量方法。

除了时称计时外，古人还使用漏刻计时法。“金炉香尽漏声残，翦翦轻风阵阵寒。春色恼人眠不得，月移花影上栏干。”王安石以漏刻计时法为背景，描绘了香炉烟尽、漏声将残的静夜景象。漏刻计时法中的“漏”是用于计时的

带孔的壶，“刻”是配有刻度的浮箭。漏刻分为泄水型和受水型两类。泄水型漏刻是水通过壶孔流出，壶内水位下降，浮箭随之下沉，通过观察浮箭上的刻度来判断时间的流逝。相反，受水型漏刻则是将浮箭置于接收水的壶中，随着水位上升，浮箭也会上升，以此来指示时间。漏刻的发明让人们无须频繁观测天文现象就能随时知晓时间，减少了对自然条件的依赖，标志着中国古代时间计量技术的一大进步。这种计时方法不仅精确度高，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情感价值。古代文人常常在诗词中提及漏刻，借以抒发内心的情感。温庭筠在《更漏子》中说：“柳丝长，春雨细，花外漏声迢递。惊塞雁，起城乌，画屏金鹧鸪。香雾薄，透帘幕，惆怅谢家池阁。红烛背，绣帘垂，梦长君不知。”漏声迢递，与春夜的细雨、柳丝、塞雁、城乌等意象相互呼应，共同构建出一幅寂寞与惆怅的深闺春夜图。

上面提到的两种计时方法——时称计时法与漏刻计时法，主要以太阳升起作为白天时间计量的开始，因此深受季节更迭的影响，属于非匀定时间体系。这种时间体系之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占据核心地位，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农耕社会的特性，人们遵循着“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”的自然生活节奏。与之相较，十二时辰制度则展现出更为精细且均匀的时间划分特点。它从夜半时分起始，将一日均匀切割为十二个时段，并以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这十二辰作为标记。其中，“辰”原本象征着天空中的方位，而十二时辰则是通过观察太阳在一天中的视觉轨迹，利用其方位变化构建的一个既稳定又精确的时间框架。

十二时辰的概念最初起源于西汉时期的式占和历算中的“日加”十二辰，也称作“加时”。不过，这一时间系统起初仅是一种理论性的构想，未在社会中广泛普及。直到梁武帝时对时制进行改革，将漏刻与“加时”相结合，创新性地提出了辰刻计时法，这才正式将十二辰作为时间的专有名词。这一新的计时方法后来被隋代的官方历法所采纳。隋文帝在右武侯属官中增设了“司辰师”这一职位，专门负责时间的管理。尽管如此，这一制度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影响仍相对有限。唐代以后，随着计时技术和社会生活的进一步发展，十二时辰制度才逐渐普及开来，成为中

国古代社会不可或缺的时间计量方式。

《宋史》中对当时白天的计时方式进行了详尽描述：“每一时，直官进奏牌时正，鸡人引唱，击鼓一十五声。至昏夜鸡唱，放鼓契出，发鼓，击钟一百声，然后下漏。”当时，皇宫中负责报时的“鸡人”沿用着唐代的唱词，清晨时唱道：

朝光发，万户开，群臣谒。
平旦发，朝辨色，奏时听。
日出卯，瑞露晞，祥光现。
食时辰，登六乐，荐八珍。
禺中巳，少阳时，大纛纪。
日南午，天下明，万物睹。
日昃未，飞夕阳，清晓气。
哺时申，听朝服，湛凝神。
日入酉，群动息，严扃守。

十二时辰不仅精准细腻地描绘了古人对时间的把握，更体现了他们深邃的人生智慧。如果说子时夜色深沉，万籁俱寂，为新的一天铺垫宁静的序幕，那么到了丑时（1:00—3:00），金鸡初啼，太阳在地平线之下蓄势待发，光芒初露，新的一天即将拉开序幕。王安石曾在《飞来峰》中写道：“飞来山上千寻塔，闻说鸡鸣见日升。不畏浮云遮望眼，只缘身在最高层。”的传世佳句。到了寅时（3:00—5:00），旭日东升，岑参此时策马，“平旦驱匹马，旷然出五盘。江回两岸斗，日隐群峰攒”，阳光穿透薄雾，照亮了蜿蜒的江河与巍峨的山峦，构成了一幅令人心旷神怡的自然画卷。在大诗人李白的眼中，日出（5:00—7:00）的景象别有一番韵味：“日出东南隅，似从地底来。历天又入海，六龙所舍安在哉。”李白认为太阳从东方升起，仿佛从地底而来，日复一日地穿越天空，没入西海，这是不可更改的自然规律。他进一步感慨道：“其始与终古不息，人非元气安得与之久裴徊。”借此抒发对自然万物兴衰的哲思。最后，李白以“吾将囊括大块，浩然与溟涬同科”，表达了自己超脱世俗的豁达心境。

在十二时辰的轮回中，午时（11:00—13:00）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，标志着太阳达到一天中的最高点。宋代文人苏舜钦在《紫阁寺联句诗》中说：“日光平午见，雾气半天

蒸。”太阳高悬，光芒万丈，阳气旺盛至极，仿佛将大地的一切笼罩在明亮与温暖之中，雾气在阳光的照耀下蒸腾而起。午时不仅是自然界阳气最为充沛的时刻，更在古人心中承载着特殊的意义。古人认为，午时三刻（约11:45）阳气最盛，此时执行斩首刑罚，被认为可以迅速驱散阴气，使被斩之人无法成为鬼魂，这一观念在古代法律实践中有着深远的影响。此外，午时还是人们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。古人有“日中为市”的传统，《易经·系辞下》中载：“日中为市，致天下之民，聚天下之货，交易而退，各得其所。”午时的宁静与闲适同样被文人墨客所青睐。王安石在《午枕》中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午睡的惬意：“午枕花前簟欲流，日催红影上帘钩。”阳光透过窗帘，红影斑驳，静谧而略带愁绪。而对于广大农人来说，午时则是他们辛勤劳作的见证：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”

“百年鼎鼎世共悲，晨钟暮鼓无休时。”古代常以晨钟暮鼓的形式，宣告一天的开始与结束。白居易《李娃传》：“久之日暮，鼓声四起。姥曰：‘鼓已发矣，当速归，无犯禁！’”酉时之际，夕阳西下，但依旧光彩夺目。陶渊明则感叹道：“日入群动息，归鸟趋林鸣。啸傲东轩下，聊复得此生。”

随着太阳落下，晚间的计时开始。北宋宫廷中将夜晚分为五个更次，从戌时开始，直至第二天的寅时，“每夜分为五更，更分为五点，更以击鼓为节，点以击钟为节”。其中第三更对应的是子时，这也就是“三更半夜”的由来。“三更三点万家眠，露欲为霜月堕烟。斗鼠上堂蝙蝠出，玉琴时动倚窗弦。”三更三点时分，万籁俱寂，人们都已安然入眠，而露水凝结成霜，月光洒落，烟雾缭绕之中，斗鼠上堂，蝙蝠出没，为夜晚增添了几分神秘与活力。

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十二时辰，不仅是中国古代时间的诗意表达，更是中国人生活哲学的深刻体现。



青铜漏壶

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